

## 從溫王廟到慈航寺保存西嶼塔燈文物談起—— 數位人文的文本<sup>1</sup>

謝鶯興\*

### 摘要

文獻分為紙質文獻及非紙質文獻，還包含著懂得這些歷史的故老耆舊。我們以「數位人文的文本」為題，談置放在外垵的溫王廟、慈航寺保存西嶼塔燈相關舊文物，以及歷來相關紀錄，討論文獻蒐集及數位化過程的文本涵蓋面。

首先以《澎湖廳志》不同版本所載碑記與石碑內文，比對差異，並得知西嶼塔燈建立人員、經過、運作管理等等層面，所保留下來的珍貴資料。

其後透過照片用來印證實物與文字的記載，如石葫蘆、頂樓圍著玻璃、八角塔燈及石質浮雕神像，佐以碑文記載，搭配現今所見國外學者到澎湖踏查的文字紀錄等，具有印證參照的作用。

**關鍵詞：**西嶼塔燈、數位人文、文本

---

<sup>1</sup> 本文曾於 2025 年 4 月 12 日，在澎湖生活博物館多媒體簡報室舉辦的「西嶼塔燈數位人文學的應用與實踐工作坊」培力營宣讀，未發行紙本論文集。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 **From Wenwang Temple to Cihang Temple, the preservation of Xiyu Tower Lanterns - Digital Humanities Text**

Shie Ying-xing

### **Abstract**

The documents are divided into paper documents and non-paper documents, and also include the elders wh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With the theme of "Texts of Digital Humanities", we talked about the old cultural relics related to the Xiyu Tower Lantern preserved in the Wenwang Temple and Cihang Temple in Waiyan,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records in the past, and discussed the text coverage of the document collection and digitization process.

First, we compared the inscriptions on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Penghu Hall Records with the texts on the stone tablets, and learned about the precious information preserved on the personnel, process,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Xiyu Tower Lantern.

Later, photographs were used to verify the physical and written records, such as the stone gourd, the glass-surrounded top floor, the octagonal tower lamp and the stone relief statues, supplemented by inscriptions and the written records of foreign scholars' visits to Penghu, which served as a verification and reference.

**Keywords :** Xiyu Tower Light 、 Digital Humanities 、 text

## 前言

文獻分爲紙質文獻及非紙質文獻。孔子曾感嘆：「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則吾能徵之矣。」（《論語·八佾》）。但他所謂「文獻不足」，不僅指的紙質與非紙質文物，實際還包含著懂得這些歷史的故老耆舊。

有文獻當成佐證，可以證明傳說或歷史的真實性。但文獻的記載，有口耳相傳到寫定成文字之間的添加或轉變的可能性，這就需要其它的文獻資料加以佐證。例如「孔子誅少卯」的歷史故事，徐復觀教授在〈一個歷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進——論孔子誅少正卯〉（見《中國思想史論集》）中，從少正卯的身分地位問題，及孔子誅少正卯時的官職進行考查。並從「誅少正卯的思想內容」解說，認爲《韓非子·內外儲說》裏面思想的總結，也就是被披上了法家的外衣，成爲法家的代表人物。

又如相傳是陸游所寫的〈釵頭鳳〉，內容記載他與表妹唐婉結婚，後來迫於母命而離婚。數年後曾在沈園相遇，分別寫下這闕詞。因有詞作，也有後人記載，如南宋陳鵠的《耆舊續聞》（《文津閣四庫全書》第三四六冊），劉克莊的《後村詩話》（《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七七二冊），以宋元之際的周密《齊東野語》（《叢書集成》第六〇九冊），坐實了他們是表兄妹的關係而結縭的。配合流傳下來的詞作，更加深了傳說的可信度。

## 壹、有哪些文本

這次故宮博物院舉辦的西嶼塔燈數位人文計畫的培力營，提出以「數位人文的文本」爲題目，來談一談目前分別放在西嶼鄉內，屬於西嶼塔燈中的舊文物，這幾件文物有的是自身刻有文字，可以自行證明；有的是照片（或海圖），配合相關書籍的記載，可以佐證；有的實物可以配合照片，加上書籍的記載來確信。這幾種文物、文獻，都是在數位人文化的文本。

### 一、文物方面

就文物來說，目前置於在外垵村溫王廟右側內的小尊媽祖神像；廟埕的兩座清朝乾隆年間刻的石碑；慈航寺內的 13 尊石質浮雕神像；燈塔園區內的道光年間刻的一座石碑（及一座複製石碑），一座石葫蘆等等，有的有文字，有的僅是實物，但都是主要規畫數位人文的文本。

然而，置放在溫王廟埕的兩座石碑，因風化導致文字的模糊難辨識，必需配合早年何培夫教授團隊的拓碑，再與幾本清朝時期纂修的澎湖方志對照，才能儘可能的還原舊貌。而置放在園區的道光年間刻石碑，雖然它的左側也立了一座複製石碑，可以相互對照，還是要搭配清朝時期纂修的澎湖方志來對照，才能得知它較完整的內容。我們也可以參考日本人伊能嘉矩的《澎湖踏查》（收在楊南郡中譯《台灣踏查日記》）記載，知道至遲在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1 月，到達外垵的溫府王爺廟時，曾看到三座石碑及它的文字內容。

## 二、文獻方面

就文獻來說，清朝幾位官員先後編寫澎湖當地書籍，記載到西嶼塔燈以及石碑的內文，如：清朝乾隆年間蔣元樞《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捐建澎湖西嶼浮圖圖說》（《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一冊），清朝道光年間蔣鏞《澎湖續編》（《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七十三冊），清朝光緒年間林豪《澎湖廳志》（《中國方志叢書》台灣地區第七十七至七十九冊）；民國期間根據何培夫教授團隊全臺灣拓印成果編成的《臺灣南部碑文集成》（《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本），甚至清末民初連橫《臺灣通史》（《臺灣文獻叢刊》第七一至七二冊）等書對於西嶼燈臺的記載，也都是主要的參考文本。

可是，經由《澎湖續編》、《澎湖廳志》、《臺灣南部碑文集成》所收錄的三座碑文，相互對照，可以看到它們在文字上記載的詳略與差異。我們在數位化的同時，也需要留意並標示差異性，避免誤導讀者的認知和瞭解。

### 貳、標示彼此的差異

文字經由流傳抄錄，多少都會產生文字的詳略差異。這就是前人所

謂「校勘」，目的是儘可能的還其較早或作者撰寫時的原意。何以需要標示其間的差異性，從這三座可以看到彼此間的差異。僅以林豪纂修《澎湖廳志》的成書和流傳，就有稿本、刻本和活字本（鉛字本）三本。活字本又前後翻印數次，收入在不同的叢書之中（如《台灣全誌》、《台灣歷史文獻叢刊》、《台灣文獻叢刊》等），但內容與刻本差異不大，暫不列入比對差異之中。

一、碑文題名、撰文時間及姓名職銜的差異

1. 撰文者蔣元樞

版本	光緒二十年刻本	光緒十八年稿本	石碑	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	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
蔣元樞	創建西嶼塔燈碑記 （末署「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清和月記」）	創建西嶼塔燈碑記 （末署「大清乾隆四十年歲次戊戌清和月記」）	澎湖西嶼浮圖記 （末署「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清和月特授福建臺灣府知府隨帶加七級紀錄八次記功二十一次蔣元樞記」）	創建西嶼塔燈碑記 （末署「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清和月記」，臺灣府蔣元樞）	創建西嶼塔燈碑記 （末署「大清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清和月記」，蔣元樞）

上列五種版本，有五本都題「創建西嶼塔燈碑記」，僅「石碑」題「澎湖西嶼浮圖記」，即有「塔燈」與「浮圖」名稱的差異。

五種都有立碑的時間，但「光緒二十年刻本」、「光緒十八年稿本」等二種無撰文者姓名；「石碑」多出「特授福建臺灣府知府隨帶加七級紀錄八次記功二十一次」官銜及撰文者姓名，「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多出「臺灣府」及撰文者姓名；「福建師院藏本（臺

灣文獻匯刊)」僅有撰文者姓名。

### 2. 撰文者謝維祺

版本	光緒二十年刻本	光緒十八年稿本	石碑	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	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
謝維祺	建修西嶼塔燈落成碑記（署「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吉『置』」）	建修西嶼塔院落成碑記（署「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吉『且』」）	剏建西嶼浮圖記（署「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吉『且』，會稽謝維祺撰」）	建修西嶼塔院落成碑記（署「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吉且」，澎湖通判謝維祺，會稽人）	建修西嶼塔燈落成碑記（署「大清乾隆四十四年歲次己亥秋七月吉且」，謝維祺）

上列五種版本，「光緒二十年刻本」及「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題為「建修西嶼塔燈落成碑記」；「光緒十八年稿本」及「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題「建修西嶼塔院落成碑記」；「石碑」題「剏建西嶼浮圖記」。即有「塔燈」、「塔院」及「浮圖」名稱的差異。

其中四種都有立碑的時間，「光緒二十年刻本」、「光緒十八年稿本」等二種無撰文者姓名；石碑多出「會稽謝維祺」，「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多出「澎湖通判謝維祺，會稽人」，「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多列「謝維祺」等字。

### 3. 撰文者蔣鏞

版本	光緒二十年刻本	光緒十八年稿本	石碑	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	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
蔣鏞	續修西嶼塔廟記（無蔣鏞之名）	續修西嶼塔廟記	西嶼塔燈碑記（末署「大清道光八年歲	續修西嶼塔廟記（碑文前題「督視工程晉江監生	續修西嶼塔廟記（題蔣鏞）

			次 戊子季冬 月穀旦」)	楊慶餘石工蔣寶 梁長」，澎湖廳蔣 鏞，黃梅人)	
--	--	--	-----------------	-------------------------------	--

上列五種版本，「光緒二十年刻本」、「光緒十八年稿本」、「石碑」三種都未立撰文者姓名，僅「石碑」另立撰文時間，而僅「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列出「澎湖廳蔣鏞，黃梅人」，「福建師院藏本（臺灣文獻匯刊）」列出「蔣鏞」，提供我們在比對時的參考。在篇名上，其中的五種都題為「續修西嶼塔廟記」，僅「石碑」題為「西嶼塔燈碑記」。即有「塔廟」「塔燈」的差異。

三位撰文者，蔣元樞在「石碑」列出「特授福建臺灣府知府隨帶加七級紀錄八次記功二十一次」，謝維祺、蔣鏞分別在「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列出「澎湖通判謝維祺，會稽人」，「澎湖廳蔣鏞，黃梅人」等，更可以讓我們得知他們在「創建」或「續修」時的官職及和澎湖當地的關連性。

由於三位撰文者在不同時間撰寫刊刻的題名，分別有：「塔燈」與「浮圖」；「塔燈」、「塔院」及「浮圖」；「塔廟」「塔燈」等三組的不同。亦即今人習稱的「西嶼燈塔」，在已經消失的古燈塔，實際是有：「塔燈」、「浮圖」、「塔院」、「塔廟」等四種不同的稱謂，這是我們談「數位人文的文本」時，首先需要留意的。

## 二、碑文的內文差異

三座碑文的五本版本在篇名、撰寫時間及官銜的比對上，已經看到其詳略的差異。其實，在文字內容的傳鈔過程裡，筆劃的訛奪是無法避免的，文字的脫漏或增補，也是經常可見的。

### 1. 乾隆年間

乾隆年間創建塔燈時，負責籌款建造的謝維祺，在六種版本中都提到：

郡伯蔣公先得同然之心，札以底事來商，樂首捐清俸以為之

倡。遂邀同治中鄔公傳諭臺行船戶，復荷上憲寅僚隨緣釀金，以成其美。厥工維浩，厥費綦繁。予既力捐番銀三百圓，又酌之廈門口口守張公，亦援臺例，同仁一視，以共集厥事。

在「石碑」不僅明列「督視工程：晉江監江監生楊慶餘，石工：蔣寶、梁長」的大名，並且與「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的碑文相同，明列捐錢者名單：

版本	石碑	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
謝維祺	附捐資銜名： 臺灣掛印都督府董果捐番銀一百圓 臺灣督學兵備道張棟捐番銀五十圓 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捐番銀五百圓 臺灣海防分府鄔維肅代墊各船戶捐番銀五百四十圓 臺灣海防分府劉亨基捐番銀五十圓 臺灣理番分府史崧壽捐番銀五十圓 臺灣淡防分府成履泰捐番銀一百圓 泉州廈防分府張朝〔縉〕捐番銀一百圓 臺灣縣知縣郁正捐番銀一百圓 鳳山縣知縣李桐捐番銀一百圓 諸羅縣知縣李俊捐番銀一百圓 彰化縣知縣□慶捐番銀一百圓 廈門□□行共捐番銀三百圓 廈門□□行共捐番銀二百圓 廈門□□行共捐番銀二十四圓 督視工程：晉江監江監生楊慶餘， 石工：蔣寶、梁長	附捐資銜名： 臺灣掛印都督府黃果捐番銀一百元 臺灣督學兵備道張棟捐番銀五十元 臺灣府知府蔣元樞捐番銀五百元 臺灣海防分府鄔維肅代墊各船戶捐番銀五百四十元 臺灣海防分府劉基捐番銀五十元 臺灣理番分府史崧壽捐番銀五十元 臺灣淡防分府成履泰捐番銀一百元 泉州廈防分府張朝〔摺〕捐番銀一百元 臺灣縣知縣郁正捐番銀一百元 鳳山縣知縣李桐捐番銀一百元 諸羅縣知縣李俊捐番銀一百元 彰化縣知縣倪慶捐番銀一百元 廈門 行共捐番銀三百元 廈門 行共捐番銀二百元 廈門 行共捐番銀二十四元

捐款者名中，人名有一處部首有異（「縉」與「搢」），主要的是「圓」與「元」的寫法不同。

同時，因有石工的姓名，應該也是從福建禮聘到澎湖來興建的，提供我們或許可以藉此追查相關線索。就如如林豪《澎湖廳志》卷五〈武備/海防〉記載：「同治十二年八月，通判劉邦憲接臺灣府移知本年通商總局札」，「十三年二月委員陳錫會同文武履勘，議就原塔拆卸建造，始有標準。」「監工人員韓達紳。新立閩海關四至界石。」「七月，旗後幫辦稅司紀點理、洋人必司理、加理司，乘凌風輪船到澎。十一日動工。於舊塔之左，起造新塔，用長方鐵片，鑲嵌成圍，層層加高。」等資料，讓我們約略可以知道，新的西嶼燈塔是由韓達紳「監工」，由「旗後幫辦稅司紀點理、洋人必司理、加理司」協助在「舊塔之左，起造新塔」等線索。

## 2.道光年間

道光年間負責籌款的蔣鏞與陳化成，在六種版本中都提到：

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眾心踴躍先後共集番銀四百四十元交媽祖宮董事十家輪流生息妥為經理并於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藉資補助。

並且「茲將樂輸姓名備泐諸石以誌不朽所有每年出入數項另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董事輪管備查」。雖然提到「茲將樂輸姓名備泐諸石以誌不朽」，僅有「石碑」明列捐錢名單，「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則概列捐錢名單，再詳列「近契買園地三處」的園地主名字及「典買媽宮街店屋契」。

版本	續修西嶼塔廟記	石碑	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
蔣鏞			碑文前題「督視工程晉江監生楊慶餘石工蔣寶梁長」，澎湖廳蔣鏞，黃梅人

<p>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p> <p>眾心踴躍先後共集番鏹四百四十元……</p> <p>并於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p>	<p>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p> <p>利成和興、德茂、□順、吉、鮑……先後共集番鏹四百四十元。</p> <p>所有捐…計開：</p> <p>臺郡三郊蘇萬利、金永順、李勝興全捐佛銀乙百元，廈郊全□□捐佛銀六十元，□□郊捐佛銀乙十六元。…二元，金舖郊同□號…利源號…達昌號…佛銀十六元。…金慶豐、金和□、金聯順全捐佛銀二十元，浦南郊…□□共捐佛銀十四元。…全捐佛銀八元，…連金源捐佛銀乙十元。…同發號、利發號、和興號…捐佛銀四元。…吉□號…各捐佛銀二元，…恆利號…隆美號、振成號…協義號、隆□號……源成號。保利號…漳美</p>	<p>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p> <p>眾心踴躍先後共集番鏹四百四十元……</p> <p>并於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見最末）</p> <p>附捐資銀數及園地畝：</p> <p>一臺郡各郊行共捐番銀二百元姓名俱勒石</p> <p>一澎湖舖戶商船尖艚漁船共捐番銀二百四十元姓名俱勒石</p> <p>一典買許侯來園契二紙價番銀三十六元</p> <p>一典買許宗來園契一紙價番銀七元</p> <p>一典買李選來園一紙價番銀五元</p> <p>一典買媽宮街店屋契一紙價錢二百六十千文</p> <p>以此契據俱交董事輪年收管</p>
---	--	--

		<p>號、恆德號…大□號捐佛銀乙元半，協□號捐佛乙中元。鄭得利、金聚和…元，金進吉、黃發興、金和號，黃永號、金大號、二金興、金復勝、金合順、金生號…新合利、金振榮、金□□各捐佛銀四元。澎湖尖…、顏得利、歐長發、顏發興、陳□□…鄭榮發、王家號、陳德承、許義興、許振金、許順發、蔡隆興，各捐佛銀乙元。漁船張合德…王福順、郭順興、蔡長振、金聯順、金活源、吳合源、吳有才、顏長良、林發興、吳合春、蔡得源…許大順、金恆順、蔡果、洪突、陳富、許敬、金泰、鄭辨、各捐佛銀乙元。總共捐佛銀伍百元。福建澎湖水師協鎮府孫得發、□□□□糧捕澎湖通憲蔣鏞立。董事…勸捐…全立」</p>	
--	--	--	--

這裡，記載了蔣鏞、陳化成與各董事等，籌款續修西嶼塔燈，羅列捐款者名單，不僅具有「徵信錄」、「功德簿」的作用，「泐諸石以誌不朽」，更具有「功德碑」的效果，類似各廟宇籌款興建，會將

捐款者的大名，依其款項多寡或指定捐款興建款目，逐一刻在該建築體之。或許這是受到謝維祺將捐款者眾官、商大名，「泐諸石以誌不朽」的影響，所引起的迴響。

道光年間，在「石碑」上明列出諸捐款者的名單，在這些名單中可以看到他們募款的對象，廣泛的包括了官、商（某郊、郊行、商店）、漁船及漁民。

由這些名單，可以看到，自乾隆年間開始在西嶼建造塔燈，乃因：

澎湖當臺、廈之交，而西嶼為之障。廈居乾而臺在巽，自廈而東者，則左西嶼而轉以抵臺；自臺而西者，則右西嶼而轉以抵廈。官民商船之來往，稍遇飛廉之乖迕，群望西嶼以為依歸焉」（謝維祺碑文）。

這座塔燈標的出現，保障了往來航行船隻的安全，更有促進貿易繁榮、物資交流的作用，使得臺、廈及澎湖當地的漁民等樂意捐輸，這與乾隆年間謝維祺籌款的對象，除了官員外，就只有廈門的商行捐輸，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同時，有五種版本都提到：「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所有每年出入數項另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董事輪管備查」，而「道光九至十二年輯抄澎湖續編」特別記載：「一典買許侯來園契二紙價番銀三十六元」，「一典買許宗來園契一紙價番銀七元」，「一典買李選來園一紙價番銀五元」，「一典買媽宮街店屋契一紙價錢二百六十千文」，以及「以此契據俱交董事輪年收管」等文字。明列原主的姓名，還增列媽宮街的店及花費的金額。也和林豪《澎湖廳志》卷五〈武備/海防〉記載：「又經郊戶商船湊捐百餘元，於塔邊典買園坵，召募有家室之人，住守管耕；另典當市店一所」相符。我們曾前往馬公天后宮尋找《宮志》查詢歷任董事名單，以及媽宮街調查相關資料，可惜無功而返。

### 三、塔燈經營管理的方式

蔣鏞在〈續修西嶼塔廟記〉提到他對塔燈的經營及管理，是：

近來商船稀少，所有前議公館租錢十二千文及媽宮商船、漁船捐費俱無所出，不敷住持一歲之用……各董事課館錦豐等設簿勸捐，眾心踴躍。先後共集番銀四百四十元，交媽祖宮董事十家輪流生息，妥為經理；並於西嶼就近契買園地三處，付住持耕種收租，藉資補助。每歲買油存貯，按月給住持領用；如有盈餘，積為將來修理塔廟及補購玻璃之用，以圖久遠。從此慧燈常明，安瀾穩渡……所有每年出入數項，另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董事，輪管備查。

這裡的記載，提供了我們思考的方向。一是藉由勸捐所得，交由「董事輪流生息，妥為經理」，二是經由「就近契買園地，付住持耕種收租」，當然，「公館租錢十二千文及媽宮商船、漁船捐費」是主要來源，但不能保證可以穩定的收得。因而加入前二者的補助，也就是自取自足的經營模式來維持。

至於蔣鏞有鑒於舊塔燈「因屢遭風災，塔前廟宇傾圮，照管乏人，以致玻璃損壞，塔燈興廢不時，有名無實」，規畫利用上述「如有盈餘，積為將來修理塔廟及補購玻璃之用，以圖久遠」的構想，不致重蹈覆轍。但怕時日一久，恐有弊端的出現，因此預防性地「另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董事，輪管備查」，亦即採用稽核方式來預防弊端。

事實上，蔣鏞在道光六年撰〈普濟堂序〉（卷十三）也有「交媽宮董事輪年生息……所有捐資姓名，乃每年在用數目，俱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房以備稽考」的記載。又，〈建修龍神祠記〉也記載：「用選董事林超等，於道光丙戌年季夏興工，越四月而告成。……用將題捐暨董事備書於匾，以誌不朽。所有每歲收支各數，與風神廟共列印簿二本，一存署，一發房備查。」這兩篇序文，可以拿來印證蔣鏞在碑文所規畫的防弊措施，也是他任官澎湖的一貫作為。

## 參、照片用來印證實物與文字的記載

### 一、石葫蘆

現藏於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圖像圖書館(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舊式西嶼塔燈照片，應該是洋式西嶼燈塔在興建之前所拍攝的檔案。藉由照片可看到的部份，首先可用來說明現存燈塔園區的石葫蘆的用途。原先有人誤認為是煙墩，但它是實體的整顆石頭，葫蘆口內雖鑽有三個淺淺的圓孔，實在無法想像是裡面可以裝油，以供夜間點燃，提供海面航行船隻當為標的之用。或許是受到謝維祺〈創建西嶼浮圖記〉記載：「廠其頂，懸長明之燈」的誤導。由照片顯示，實際它是用來壓制樓頂的物體。



Lighthouse on Fisher Island (Pescadores) [Data file]. Control Number: rgs043108.  
Barcode: 47414 - 1001: Anonymous.

照片來源：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before 1900).<sup>2、3</sup>

<sup>2</sup> 照片圈示由上至下的說明——第一圓圈：塔燈頂的石葫蘆。第二圓圈：四周原圍著玻璃，用來防風吹熄油燈，照片中的玻璃已破損。第三、四、五、六的小圓圈：分別是鑲嵌著石質浮雕神像。第七大橢圓圈：八角型的塔燈塔身。

<sup>3</sup> 放大的塔身，可以看到三個明顯的雕像姿態，以及三個不甚清楚的影像。



現在仍放置在西嶼燈塔園區內，原為舊塔燈頂的石葫蘆。

## 二、頂樓圍著玻璃

蔣鏞〈續修西嶼塔廟記〉記載：「照管乏人，以致玻璃損壞」，參考林豪《澎湖廳志》卷五〈武備/海防〉記載：「於山巔建七級石塔，頂層四圍製鑲玻璃，內點長明燈，著人守護，每夜點亮，以利舟行。」

## 三、八角塔燈

蔣元樞〈澎湖西嶼浮圖記〉記載：「礮石為浮圖七級」，謝維祺〈建修西嶼塔院落成碑記〉記載：「高、廣適宜，為級者七。」林豪《澎湖廳志》卷五〈武備/海防〉記載：「西嶼外塹山上原有天后廟。前郡守蔣元樞、通判謝維祺，捐俸釀金，於山巔建七級石塔，頂層四圍製鑲玻璃，內點長明燈，著人守護，每夜點亮，以利舟行。」所謂「浮屠」、「石塔」，都表示是用石材堆砌成塔型的塔燈。從照片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 四、石質浮雕神像

現存於外垵慈航寺的十三尊石質浮雕神像，在蔣元樞〈創建西嶼塔燈碑記〉，僅記：「更闢地稱宮，供天后之神，而並以居司燈火者。」謝維祺〈建修西嶼塔院落成碑記〉，也僅記「宮其前，奉天后之神。」蔣鏞〈續修西嶼塔廟記〉較詳細記載「塔前廟宇傾圮……即就原基重修廟宇，中供天上聖母神位；募該地有家室妥實之人住持，復司燈火。」表明乾隆年間已在塔前建有天后宮，供奉著天上聖母神位。照片雖然

在塔身可以看到幾尊浮雕神像，屬這十三尊浮雕神像之幾尊神像。據照片顯示，分別在第三層、第四層、第五層各鑲嵌四尊神像，則不包含觀音菩薩在內的十二尊神像，是完整無缺的。

我們在美國密西根大學史蒂瑞教授（Joseph Beal Steere）在 1873 年到 1874 年間，曾到台灣進行田野調查的手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中文譯名《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李壬癸院士整理編輯出版，該書第一部第五章提供我們知道他於 1874 年 1 月 15 日至 28 日間，在澎湖西嶼燈塔實地所見的概略情景：

After a day's rest I took a stroll over the island and visited the light house at the south end. This was built and is kept up by Chinese, and is unique. It is solidly built of Amoy granite, and is a pagoda of four sides and four stories, and about thirty feet in height. In every face of each story there is an image of the goddess of sailors, carved in bas relief, in the granite. In a tomb like room in the lower story there was a wooden image of the goddess, with joss sticks continually burning before her. The light house keeper was a priest (Buddhist I believe) and was said to abstain from meat, and all worldly pleasures. A pair of divining sticks, made of bamboo roots, lay before the goddess, and the sailors resort here to pray for lucky voyages~ The light itself, which seemed to be rather a secondary matter, was a large lamp fed with peanut oil. The glass about it was so dimmed with clay that had been blown against it, that I could hardly see the sea through it. The island of Sayson, as well as the others about it, seems to be one solid mass of basaltic rock, which shows in columnar form in the cliffs along the sea. (林弘宣中譯：我經過一天的休息之後，就開始到島上四處蹣跚，同時參觀島嶼南端的燈塔。這座燈塔是由漢人自己建造並自行維護，這種情形是獨一無二的。燈塔用廈門的花崗石所建成，非常堅固，是一座

寶塔狀的四面建築，總共有四層樓，大約三十英尺高（約十公尺高）。每一樓的正面都有水手的保護女神像（即媽祖），那是以淺浮雕的方式刻在花崗石上的。在第一層有個房間，裡面放置了女神的木雕像，神像前面的香火終年不絕。燈塔的看顧者是一位僧侶（我猜是個和尚），據說他不吃肉，也戒除一切的世俗享受。神像前面放了一對竹根做的筊杯（divining sticks），船員在出海前，會來此祈求航行平安。燈塔上面用花生油所點燃的大燈，看來僅是次要的東西，四面的玻璃因為風沙的不斷吹襲，累積了厚厚的塵埃，透過玻璃窗根本看不到外頭的大海。）

其中提到的：「花崗石所建成」，「一座寶塔狀的四面建築」，「每一樓的正面都有水手的保護女神像（即媽祖），那是以淺浮雕的方式刻在花崗石上的」，「第一層有個房間，裡面放置了女神的木雕像，神像前面的香火終年不絕」等事，顯現他曾進入天后宮。所以看到「第一層有個房間」，「放置了女神的木雕像」，而且「神像前面的香火終年不絕」。至少也曾進到天后宮後面的塔燈，看到塔燈上鑲嵌著石質浮雕神像，否則怎知「每一樓的正面都有水手的保護女神像（即媽祖），那是以淺浮雕的方式刻在花崗石上的」記載。

只是中文括弧內的「媽祖」應是誤記，我們都知道，觀音菩薩也是「水手的保護女神像」之一。既然是「以淺浮雕的方式刻在花崗石上」，現存的十三尊石質浮雕神像就有一尊「觀音菩薩」，這是可以佐證的。加上一般的天后宮，主殿供奉天上聖母，她的右側會供奉觀音菩薩；若建有後殿的天后廟，後殿也往往會供奉觀音菩薩的。

至於他說，「四面的玻璃因為風沙的不斷吹襲，累積了厚厚的塵埃，透過玻璃窗根本看不到外頭的大海」，可能表示這位美國教授曾爬到頂樓往外眺望，但怎會寫著「總共有四層樓」，至少可以印證蔣鏞在碑文裡所寫的「照管乏人，以致玻璃損壞……積為將來修理塔廟及補購玻璃之用」的頂樓是有用玻璃圍起，一方面避免強風吹熄油燈，一方讓光線由玻璃透出，以利往來航行的船隻在遠處可以注意到附近海

域的危險性。

#### 肆、關於慈航寺 12 尊石質浮雕神像在西嶼塔燈的樓層與方位的追索

香港城市大學燈塔古蹟保育研習實踐項目小組（簡稱 LHRC 項目組），延續〈西嶼燈塔 12 尊雕像名稱暨方位的追索〉（參加澎湖科技大學觀光休閒學院舉辦的「澎湖海洋地質公園——漁翁島燈塔與博卡拉船難記憶國際論壇」，108 年 6 月 27-28 日）的研究，在取得泉州石獅市博物館提供六勝塔的塔身照片，與各層樓的各八個方位浮雕神像的高清照片，再參考近人對泉州開元寺的探討，如大陸的朱姝純《泉州開元寺東西塔圖像研究》（碩士學位論文），臺灣的湯博雲《泉州開元寺多元宗教文化共融之圖像研究》（博士論文）等研究以及圖片，一併拿來和當時仍置放在整建狀況的慈航寺行館，而原屬西嶼舊塔燈之 12 尊石質浮雕神像，進行對照。結合與幾位專家學者的焦點訪談，翻檢近人研究成果及文獻的相關記載，再度進行〈澎湖西嶼舊燈塔 12 尊雕像的再追尋〉。首先交待「緣起」，接著在「追尋的契機」一節，分「舊塔燈照片上神像的辨識」、「文獻、圖像及實物照片的對照」兩小單元進行辨識；在「十二尊雕像的對照」一節，分別討論各尊神像比對的結果；最後在「小結」提出未來持續追尋的規劃，並羅列各專家學者的「辨識對照表」，以利再繼續追索時參考。

2024 年元旦，慈航寺入火儀式後，已依次定名這 12 尊石質浮雕神像的神名，並再度供奉在大殿的左右兩側，分別與兩側的十八羅漢神像相對。

但是，神像名稱的定名，仍未能完成還原它們各別在舊塔燈上的位置。我除了努力尋找有無另一角度的舊塔燈照片的留存或記載，或者查核大陸沿海地區塔院有石質浮雕神像保存的照片，設法請教各地耆老或神像雕刻專家的協助，以達成這項方位與樓層的追索，回歸西嶼塔燈的舊貌，為臺灣第一座建造的燈塔，歷經時空的變遷，建築物體與燈具雖略有變動，而至今仍持續發光的燈塔，為保護往來船隻安全的初衷，永

遠不變地，屹立在西嶼。



原為舊塔燈塔身鑲嵌的神像，現在已經卸除塗在外表金漆的 6 尊石質浮雕神像，安置在西嶼鄉外垵村慈航寺正殿兩側。

概言之，目前的研究還有未能完全克服的，即：一是現存照片是平面式的單面影像，我們可以追索到八角型塔燈的三個樓層的牆面，各鑲嵌 12 尊石質浮雕神像，而看不到影像的其它 8 尊應置放在哪一樓層的哪個方位，仍在追索。第二是現存三座原始石碑，何時流落在溫王廟埕，它的聚散情形，〈溫王廟沿革志〉未見記載，仍待追索。第三是 13 尊石質浮雕神像，在西嶼舊塔燈與天后廟拆除之後，它們的安置以及搬遷始末，〈慈航寺沿革志〉語焉不詳，仍然尚未找到相關證據，加以確認其落腳的足跡。以上是我們有待努力追查的目標。

### 小結

我們在這裡從現存於燈塔園區的文物，連結置放在外垵慈航寺、溫王廟兩處的幾項文物，雖然偏向石葫蘆、道光年間刻的石碑，十三尊石質浮雕神像，以及兩座已遭風化而文字模糊不清的乾隆年間刻的石碑。這是因為它們可以經由照片，或紙質文獻中的文字記載，來加以印證。

但不要疏忽了置放在溫王廟中的木質小尊媽祖神像。

我們在三座石碑可以看到，都有提到「天后宮」，理應曾供奉媽祖神像。但僅美國史蒂瑞教授提到他進入西嶼塔燈中所見到的「放置了女神的木雕像」。是可以證明當時確實是供奉木質神像的。但是否即是目前供奉在溫王廟中的小尊媽祖神像呢？基於尊重習俗以及對神像的莊嚴性，對於神像的任何搬動或移駕，都需先進行請示她的同意與否。若能趁著這次進行神像的數位化時，仔細檢視神像的金身是否有隱藏任何線索，包含有無雕刻神像的時間、地點、雕刻者，或是安座的記錄，將可確認她與西嶼塔燈前天后廟的關連性，那麼將是這次數位人文活動中的另外一個收穫。

### 參考文獻

- (清) 蔣元樞撰：《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據故宮博物院藏影印，(台北：大通局，民國 76 年)。
- (清) 蔣鏞纂修：《澎湖續編》，據道光九至十二年間輯傳抄本影印，(台北：成文，民國 72 年)。
- (清) 林豪纂修：《澎湖廳志》，光緒二十年刊本，東海大學圖書館藏本。  
林文睿監修、何培夫主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澎湖縣篇）》，(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民國 82 年)。
- 伊能嘉矩（1901，日本文）著，楊南郡譯：《澎湖踏查日記》，(台北：遠流，民國 86 年)。手稿原藏台灣大學圖書館特藏組。
- 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 英文）著，林弘宣譯：《福爾摩沙及其住民：19 世紀美國博物學家的臺灣調查筆記》，(台北：前衛，民國 98 年)。